

BIANCA PITZORNO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抱小猪的宝丽赛娜

作者 [意] 比安卡·皮佐尔诺
绘画 [英] 昆廷·布莱克
译文 应超敏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抱小猪的宝丽赛娜

作者/[意] 比安卡·皮佐尔诺

绘画/[英] 昆廷·布莱克

译文/应超敏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抱小猪的宝丽赛娜 / [意] 皮佐尔诺著; 应超敏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3. 6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ISBN 978-7-5332-7428-3

I. ①抱… II. ①皮… ②应…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2948号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抱小猪的宝丽赛娜

[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 著

[英]昆廷·布莱克 / 绘

应超敏 / 译

出版人 胡 鹏

责任编辑 丁洪玉

美术编辑 武岩群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40×203毫米 32开 185千字

印 张 9.625

I S B N 978-7-5332-7428-3

定 价 20.00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3-61号

Polissena del Porcello

Text by Bianca Pitzorno

Illustrated by Quentin Blake

© 1993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It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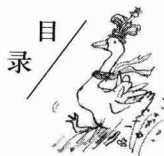
© 2013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p.A.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第一章	切帕卢那 / 1
第二章	杰拉尔迪马戏团和表演杂技的动物们 / 24
第三章	戴佩斯塔尔 / 49
第四章	罗卡布鲁摩萨 / 80
第五章	绿色猫头鹰旅店 / 121
第六章	米莱那依 / 166
第七章	皇宫的地下室 / 207
第八章	隐士和曾祖母 / 239
后 记	/ 281



第一章

切帕卢那





第一节

跟很多孩子一样，宝丽赛娜·简蒂莱斯基，在她十一年的生活中也曾多次幻想自己并非父母的亲生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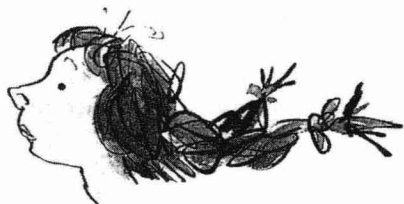
比如妈妈处罚她不听话，不让她吃饭就上床睡觉时，她就会开始幻想。她会在被子里辗转反侧，其实更多的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愤怒。宝丽赛娜压抑着愤怒，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

“我会饿死的。明天早上，他们会发现我饿扁在床单里。这么残忍的女人不可能是我的亲生母亲。她这样对我是因为事实上我并不是她真正的女儿，我只是一个弃婴。他们并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只是出于怜悯才抚养我。”

每次临入睡前，她都会幻想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在故事里，她的亲生父母总是极其富有和重要的人物，由于某种原因把她弄丢了，现在正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她。他们很快就会来把她带走，并为她所承受的来自养父母的委屈报仇。

第二天早晨，当和两个妹妹坐着吃早饭时，她就已经忘记了那些幻想，要不就是觉得夜里的那些想法既可笑又幼稚。其实她所受的委屈也并非那么大：她表现特别不好的时候，父母不准她吃甜食，或者不准她坐双轮马车；有时候，她会挨几声骂；如果她敢随意对待身上的衣服，弄脏衣服或者玩得太疯把衣服撕破，父母就威胁她复活节的时候不给她做漂亮的新衣服，尽管她清楚地知道，两年之后，这件衣服要穿在妹妹依波丽塔身上……

最初的愤怒过去之后，宝丽赛娜清晰地意识到父母都对自己



很好，与切帕卢那其他的父母相比，他们对她倾注了更多的感情。除了小时候可能被揍过几次屁股，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打过她。爸爸每次做生意回来都会给她带礼物，虽然不值什么钱，但都经过精心挑选，对两个小妹妹也一样。尽管宝丽赛娜已经长大，可以帮妈妈做家务了，特别是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家庭，可妈妈还是没让她插手，免去了她从事家务劳动的枯燥。

妈妈最在意的是她们的学业。她给两个大女儿请了六七个老师，并亲自教佩德罗尼拉读书写字。像所有优越家庭的孩子一样，宝丽赛娜和依波丽塔要上音乐、歌唱、舞蹈、绘画、刺绣和礼仪课，而且宝丽赛娜已经开始学习一点算术、历史、语法、拉丁语和希腊语。希腊语老师向她解释过她的名字的含义。“宝丽赛娜”是普里阿摩斯国王众多女儿中的一个。有时候，服务员或者马厩的伙计把她的名字的重音放在“丽”上，这样是大错特错的。用人们瞒着老板，在仓库里教三个小姑娘驾驶骡车，就是用这些骡车把货物从仓库的一个角落运送到另一个角落。

大部分时间，宝丽赛娜对自己的父母充满了感情。她很爱妈妈，对妈妈享誉全区的美貌引以为豪。她也爱爸爸，她跟爸爸的关系，比切帕卢那和切帕卢那附近其他家庭的孩子和父亲的关系都要更亲近。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由于对佩德罗尼拉过分粗鲁



或者因为让马厩里的骡子逃走而被爸爸责骂时，父女间的深刻感情并不能阻碍宝丽赛娜幻想自己真正的父亲其实是一个王子，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公主，他们被阴险的暴徒囚禁在高塔里。这些故事是宝丽赛娜从书里或者老阿尼埃塞那里知道的，在现实中，她从来没有真正遇到过弃婴或公主。



第二节

一个周日的下午，宝丽赛娜和妹妹以及切帕卢那的其他小女孩一起在市政厅广场上玩“把球抛向墙壁”的游戏。商人和妻子乘坐双轮马车去看望在乡下的罗萨利切阿姨。三个小姑娘都不愿意陪着父母，因为年迈的阿姨身上散发着难闻的烟草味，还长着两撮粗硬扎人的胡须，而且在她们到达和离开的时候都坚持要亲吻她们。

接下来的几个月，宝丽赛娜肯定会对拒绝陪父母去乡下感到万分后悔。被阿姨扎人的灰色胡子刺死，被棕色的唾液淹死，被迫像木乃伊一样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一下午，都比发现那件糟糕的事情好上一千倍！

突然，佩德罗尼拉把球扔得太偏右了，球飞得太高，飞过了侯爵家的围墙，掉进了花园里。小姑娘们开始失望地窃窃私语。侯爵家的园丁被公认为是一个很凶的老头。他肯定会没收这个

球，并且去跟她们的父母、神父、护卫队长、法官等所有的权威人士抱怨。

宝丽赛娜二话没说，卷起礼服裙，脱掉绑着丝带的精致鞋子，开始往紫藤树干上爬。虽然树枝交错，但是树干给她提供了一个简易支撑点。爬树是她的一个特长。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小镇里就没有她爬不上去的岩石、墙壁、屋顶、钟楼、树干、干草堆等。她妈妈担心得惊声尖叫“会摔到头的”，阿尼埃塞对着天空举起手臂，向所有的神灵祈求，但是两个妹妹却满心佩服地看着她。宝丽赛娜没有害羞，她对自己这项技能感到非常骄傲，尽管这项技能更应该属于猫或者猴子，而不是一个出身良好的小女孩。

所以，那天下午，捡到球之后，她没有控制住自己。她没有直接从墙上跳下来，相反还在墙上走钢丝似的走了一小段来炫耀自己。

小朋友们都惊得睁大了双眼，她们由于害怕发出的小声尖叫让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药剂师的女儿塞拉菲娜从来不能忍受大家对别人的夸耀，她鄙视地看着宝丽赛娜，高声清晰地说：“小姐，别趾高气扬的！你的这项技能没什么好炫耀的！好家世的女孩子从来不会像街头卖艺的人那样把腿露给所有的人看，但是你，谁知道托付给商人和他的妻子之前，修女们是从哪里把你捡来的。”

宝丽赛娜被这些话怔住了。她也曾很多次想象过自己是个弃婴，但自己想是一回事，现在塞拉菲娜公开指责她不知道是从哪里被捡来的……

“马上收回你说的话！”她从墙的另一头高声喊道。



“想都不要想。镇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你的父母去伯利恒的修道院把你领回来的。”

“骗子！”宝丽赛娜威胁地喊着，沿着紫藤树爬下来。

“骗子！”依波丽塔尖叫着给了药剂师的女儿一拳一脚，与此同时，佩德罗尼拉咬住了塞拉菲娜穿着丝绸袜子的小腿。



由于疼痛，塞拉菲娜尖叫起来，但她还是成功摆脱了她们，往家里跑去。“你去问修道院院长！”躲到门里之前，她不怀好意地说。

第三节

现在，所有的女孩都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正在穿鞋子的宝丽赛娜：她真是一个被人扔在修道院轮子里的孤儿？

“我们回家吧。”依波丽塔说着拉起了姐姐的手。此时，宝丽赛娜已经羞愧得满脸通红。



回家的路上，上千种矛盾的想法在宝丽赛娜的脑袋里进行斗争。所有的人都说商人的三个女儿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三滴水一样，在她的血管里怎么可能流淌着和依波丽塔、佩德罗尼拉不一样的血液？然而，仔细想想的话，她们的轮廓确实有些不同。她们三个都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但是这样够了吗？佩德罗尼拉长了和爸爸一样的扁平鼻子，依波丽塔长着和妈妈一样的挺拔鼻子，那她呢？

“宝丽赛娜的鼻子和奶奶爱莎罗蒂的长得一模一样。”阿尼埃塞说。遗憾的是，没人可以验证，因为奶奶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甚至要很费力才能看出她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另外，只有宝丽赛娜额头上的头发是V字型的吧？

但是，宝丽赛娜和依波丽塔的声音这么像，甚至连父母都没办法分辨，而且宝丽赛娜生气的时候，眉间会出现一个红点，就跟爸爸一样。

“你不是相信塞拉菲娜那个忌妒鬼了吧？”依波丽塔试图安慰姐姐，“如果真的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那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过你？”

“因为他们同情我，不想让我难过。”宝丽赛娜说。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父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商人和他的妻子才一直没有告诉她真相。最好是要习惯这样的称呼。阿尼埃塞也没有告诉她。他们没有勇气告诉她这么大一件令人失望的事。

“听着，你能帮我个忙吗？”当看到她们家房子的时候，宝丽赛娜对依波丽塔说，“我在这里等你们。你和佩德罗尼拉回去，遇到阿尼埃塞的时候就那么对她说：‘塞拉菲娜到处在说宝丽赛娜还在襁褓中就被别人扔在了修道院的轮子里。’看看她怎么



回答。”

“好吧。”依波丽塔平静地回答。她很确定老管家会澄清塞拉菲娜不怀好意的暗示是些蠢话，一次性跟所有的人保证宝丽赛娜是她的亲姐姐。

阿尼埃塞看着她们三个出生。她是妈妈的保姆，妈妈出嫁的时候跟着到了新家。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清楚地证明宝丽赛娜是正常地出生在这个家庭，那么这个人就是阿尼埃塞了。

阿尼埃塞一个人在厨房里，因为是礼拜天，其他的帮佣有些去做祷告了，有些去看亲戚了，有些去跳舞了。老管家坐在半明半暗的厨房里，靠在炉灶边上诵玫瑰经，留下来看家。她立刻就意识到了依波丽塔的心神不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小姑娘？过来，告诉我。”

依波丽塔一口气讲完了整个故事。你知道，不久之前，那个心怀不轨的塞拉菲娜在所有的人面前说宝丽赛娜是修女们在修道院的轮子里发现并交给她爸爸抚养的。

宝丽赛娜没有像她承诺的那样在栅栏外面等，而是悄悄地跟在妹妹们后面不让她们发现。现在，她靠在厨房门后面的走廊墙壁上，心脏在胸膛里乱撞乱跳，就好像是一只被囚禁起来的小鸟。她满心希望阿尼埃塞会笑着回答：“太蠢了！塞拉菲娜就是个骗子。宝丽赛娜从你们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是我亲手抱的。”

依波丽塔也确信自己会得到类似的回答，但是老阿尼埃塞突然被吓了一跳，满脸通红，颤抖着用哽咽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塞拉菲娜……但是她只有十二岁！是谁告诉她的？她是怎么知道的？”

依波丽塔惊呆了。这么说都是真的了？现在谁来告诉宝丽赛娜？如果妈妈在家，至少还有个人可以商量……

“听着！”佩德罗尼拉拉起裙子的一角，指了指门口。从走廊里，传来了压抑的抽泣声。“宝丽赛娜！”依波丽塔喊起来。她听到一声骤然响起的金属声，就像是破桶撞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是快速有节奏的跑步声。

“她都听到了！”

“孩子，听我跟你解释！”阿尼埃塞吃力地站起来，心绪不宁地嘀嘀咕咕。依波丽塔马上跟了出去：“宝丽赛娜！宝丽赛娜！等等！”

走廊里空无一人。

阿尼埃塞把房子和货仓翻得一团乱，派帮佣们去附近的农村打听，派人骑马去所有的村子里寻找，但是宝丽赛娜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第四节

夜幕降临，月光洒落在道路上，仿佛是沿着山坡铺开了一条银色丝带。宝丽赛娜累了。她已经走了三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她只知道这条路通往伯利恒修道院，而她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办法估算出路程。

她又累又饿，脚也痛。绑丝带的晚会鞋并不适合走夜路。她很害怕。每个影子看起来都像是埋伏着的杀手，草丛中的每声窸窣都像是幽灵的飘动，每一声鸟叫都像是地狱里灵魂的哀号。

她还是得往前走。“你去问修道院院长。”塞拉菲娜是这么说的。她心怀恶意的一句话事实上却是个极好的建议。

宝丽赛娜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应该是商人和他的妻子，她必须习惯用这两个词来称呼他们。如果他们已经瞒了她十年，现在当然还是会欺骗她，谁知道他们会编出什么故事来为塞拉菲娜的指责打圆场呢？

如果他们没有撒谎……宝丽赛娜不愿意放弃这最后的一丝希望。

也许撒谎的是药剂师的女儿，也许自己误解了阿尼埃塞的反应。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听管家的解释呢？也许爸爸妈妈真的是她的亲生父母，什么



也没有改变，但是怎样才能确定这个事情呢？

“你去问修道院院长。”

宝丽赛娜从来没有去过修道院，但是伯利恒马槽修女们（这是对她们的一致称呼）在整个地区都享有盛誉。她们谦逊、勤劳，时刻准备救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擅长缝纫、刺绣和准备美味的甜点。至于修道院院长，据说她是个圣人，一生都没有犯过任何罪孽，有大约一百岁了，但头脑还是非常清楚，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遇到困难时，向她请教。没有人见过她的脸。她隔着格栅接待所有的人，听他们讲述，不发表任何评论，然后用老年人特有的微弱声音简单地说几句话，却总是说到点子上。如果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坡上的修道院，那她怎么对大众的生活如此了解？

有人说，她直接从天使那里获得建议和灵感。众所周知，天使们通晓一切，在各处飞，却不被世人所见。

宝丽赛娜确信圣人院长不会骗她。如果院长向她确认，正如她心里希望的那样，她真的是商人和他妻子的女儿，那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安心。她会回家，请求父母原谅，然后舞蹈课下课后在门口等塞拉菲娜，像打陀螺一样给她一顿耳光，把她的头都从脖子上打下来。

如果院长告诉她，真的是有人把她扔在修道院的轮子里，正是院长把她交给商人一家的话，她就再也不回简蒂莱斯基家了，她要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父母。

但是，她还是希望院长可以帮助自己解开身世的谜团。也许她们保存了用金线织成的襁褓，勋章，刻着图文的贵族徽章，王冠……

尽管被近来的发现搞得心烦意乱，但宝丽赛娜从来没有想



过，甚至连一刻都没有想过，自己是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母如果不是皇室，也一定是贵族。只有这个信念能安慰她，缓解再也看不到妈妈，不，商人的妻子、商人、依波丽塔、佩德罗尼拉、阿尼埃塞和家里其他帮佣的悲伤。

她满脸泪痕地沿着山路往上爬，又习惯性地开始幻想。她将坐着银色的马车回小镇，马车由六匹白色的马拉着，前面有人开路，旁边陪着仆人和一队身穿军服的官员，官员的军服上挂着金质肩章，装饰着羽毛，还有人吹喇叭和打鼓。

马车的行李架上，放着一大堆她给商人家的礼物。她要送给依波丽塔一匹阿拉伯小马驹，毛皮像夜色一样黑，能跨越障碍，也能在河里游泳。她要送一个大的机械娃娃给佩德罗尼拉，自动的，能像真人一样活动和说话的那种。至于药剂师的女儿，就假装原谅她，送给她一个点缀着珍贵宝石（假的）的银盒子，当塞拉菲娜打开盒子的时候，一条响尾蛇会蹿出来咬她，把她毒死。

这些幻想支撑她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在那儿，路的尽头，就是修道院：高高的灰色围墙，没有窗户，大门紧闭，就像一个堡垒。

第五节

“这个时候她们还会给我开门吗？”宝丽赛娜自语道。与此同时，她看到一个影子从一片灌木丛里偷偷摸摸地走出来，向修道院靠近。月光很亮，所以小女孩可以辨认出那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农民，抱着一个大大的深色包裹。

小伙子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人发现了，走向安在修道院墙里的

轮子。轮子在大门边上，他转动木头圆筒，把轮子凹陷的地方露到外面。

“我正在协助别人抛弃婴儿吗？”宝丽赛娜自问，心脏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这是命运的暗示吗？

小伙子谨慎地把包裹放在圆筒的底部，推了一下，把轮子转起来。轮子把包裹转到厚重的围墙内，包裹里发出了一声极高的尖叫。宝丽赛娜从来没听到过一个孩子会这样哭。

宝丽赛娜鄙夷地看了小伙子一眼。现在，这个小伙子正满心欢喜地向她走来，就像是刚刚卸下一个重担。宝丽赛娜讨厌他。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抛弃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同意吗？那个孩子将有怎样的命运？也能找到一个像商人一样热情的家庭吗？这个凶残的父亲难道没有听到婴儿声嘶力竭的哭喊吗？那是多么绝望的哭声啊！

“你应该感到惭愧！”农民走到她身边时，她严肃地说。小伙子此时欣喜若狂，根本没有看到她，她突然的一句话吓得他跳了起来。

“嗯，是的！我应该感到惭愧。”他冷笑道，“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很不好。明天早上爸爸觉察到这件事，肯定会用棍子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

“他应该是个傻子。”宝丽赛娜心里说，“他怎么可以用这么欢快的口气来讲一件如此严肃、如此悲惨的事情呢？”

“我晚上来是为了不让人看到。”小伙子继续说，“但是，这个回报是院长应得的。”

“回报？”

“孩子，你知道吗？我的爱人莉迪亚之前不愿意再理我，我